



月 MOON

水龙吟 No.4

最华丽的小说名家志

本期推荐
纤弱中带着的一丝韧性，那是生命的丰韵，
和对于幸福的执念。

花镜系列之

蓝罍粟

沧月

家乐记之过去的歌 ■ 无处不飞花
彼岸花 ■ 绯颜
蜂蜜柠檬 ■ 萧如瑟
水中新娘 ■ 可蕊
极端优雅的少年（连载） ■ 藤萍

封面绘图：ENO.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微夏 Vitia

■文/叶迷 ■图/园子

微夏，我来看你了。

少年站在画展馆的一幅画像前。

碧蓝色的水光泛起水晶般的涟漪，伴随着姹紫嫣红的珊瑚丛、摇曳生姿的海草，以及形态各异鱼类，在他的身前呈现出绚丽的背景，衬得他的白衬衫越发的鲜明。

他仰着头，就站在那里，时间长长。

他为画里的少女起名叫做微夏。

他总能听见她在说话。

这多么神奇，少年想，他竟然可以听到画里的一个人物在说话。

微夏说，你看，水里的世界多么纯净，让我觉得自己很安全。

微夏说，我可以一直这样爱着你吗？小心翼翼，又隔着距离。

微夏说，我觉得我的前世肯定是一条鱼，在生活的空间里，很安静。

他们开始恋爱。

一如她说的那样，小心翼翼，隔着距离。

突然有一天，当他再来这个画展馆时，发现这幅画像不见了。少年发了疯似的寻找，但最终也没有找到。

他的夏天就像一场暴风雨，来得浓烈，走得彻底。

微夏，我们不是要永远在一起的么？

微夏，你说画里的时光是静止的，但是每当我来看你一次，你便当自己长了一天，然后把这好多天好多天加在一起，连绵成很多年很多年。

微夏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为何我遍寻你不见？

少年第一百零七次走进画展馆。

看着已经空白的墙壁，他叹气，幽幽寂寂。

回首，正门处，走进来的少女白衣白裙，乌黑的头发，红色的领巾。

在那一瞬，擦亮了他的眼睛——微夏？！

“你不认识她？她就是那幅画里的模特啊。”熟悉的馆主对他微笑。

少年的心雀跃着，然后走上前，“你好。我是琉璃。”

少女怔了一下，微笑，回礼：“你好，我是微夏。”

微夏？她也叫微夏？

这一刻起，他终于相信，世界上，真的有种东西，叫作——

心有灵犀。■

月
Moon

水龙吟
NO.4

中国当代小说名家志

第04辑

2007.10出版



稿件授权声明

凡向《月》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，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本声明全部内容。

1、稿件文责自负：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（版权），该作品没有侵犯其他任何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2、完全权力许可：本社有权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）编辑、修改、出版、使用该作品，而无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，亦无需另行支付稿酬。

版权声明

《月》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，未经许可，本书所有文字及图片不得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）转载、张贴、结集、出版和使用。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《月》对上述声明拥有最终解释权

★各地书店、报刊亭、网络及大型图书批发市场有售
封面绘图：ENO

（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，服务热线：0791-6524997）

金沙优图网址：www.jinshayut.com
读者服务部地址：天津市南开区欣苑路690中心601室
邮编：300191
电话：022-23610733
投稿邮箱：moo@jinshayut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月·水龙吟/沧月等著. —南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2007.9
(月)
ISBN 978-7-5391-3931-9

I. 月… II. 沧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149839号

书 名：月·水龙吟

总 策 划：刘欣

主 编：冰叶

责任编辑：林云 艾琪

美术总监：朱子

绘图总监：唐卡 ENO

文稿编辑：郁言

美术编辑：珊瑚虫 残枫 0.3B

图片编辑：无梦女

出版发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：张秋林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125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91-3931-9

定 价：9.80元

目录 CONTENTS



[镜花水月]

005 蓝罂粟 Blue Opium Poppies 沧月



[风花雪月]

067 家乐记之过去的歌 Songs of Past 无处不飞花

085 等爱 Waiting for Love 云初情

137 蜂蜜柠檬 Honey Lemon 萧如瑟



[当时明月]

031 水中新娘(上) Bride in Water 可蕊

116 彼岸花 Faramita Flowers 绯颜(流舒)



[月迷津渡]

077 灯光 The Light Herman

[月光小夜曲]

110 红豆冰 Water Ice 神原茜

144 极端优雅的少年(连载) 藤萍(叶萍萍)
Extremely Elegant Juvenile



[拨云见月]

182 三看《寻找蔷薇》 单行道
Another Story of "Legends in The City"




188 [上弦月·下弦月]

188 [烘云托月]

190 [水透月华]

清晨的风微微地吹来，怀中的蓝罂粟晃动着美丽的花瓣弯下腰去，然而风一过，依然挺直了腰，纤弱中带着的一丝韧性，那是生命的丰韵，和对于幸福的执念。





■文滄月
■图王

Blue Opium Poppies
——
蓝罂粟



“娘，你看！那盆花儿在跳舞！它是活的耶！”

临安城的天水巷里，行人陆陆续续走过，小商小贩的吆喝声不绝于耳。忽然间，一个小孩清脆的声音叫了起来，带着十二万分的惊奇。

一个严妆的美妇被八九岁的儿子拉着，立住身回过头来，看见了巷子深处一个小小的门面——那里，门半掩着，门口的台阶上摆放着几盆花草，懒洋洋地沐浴着盛世的阳光。

显然是一个出售花木为生的人家——如今虽是江山残破，但南渡后那些王公贵族们纷纷涌入江南，也带来了奢华的风气。

那些达官贵人为了自己奢靡的生活，大兴土木治园造景，不遗余力地收罗奇花异卉——当今徽宗皇帝更是专门立了花石纲，天下凡是有新奇点的花草，全被人收罗一空。

风气当头，所以临安城里也出现了很多以此为生的花匠，有名的如善于养花的百花曾家和制作盆景的夏家，后者的盆景被指定专供大内玩赏，徽宗皇帝还特赐了一块牌匾，上书“夺天工”三个大字。

历来地位卑微的花匠和园丁，在当世忽然成了炙手可热的行当。临安府中大街小巷里，也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花铺子。

天水巷不是临安交通要津，行人也少。这户花匠将铺子开在此处，显然生意也不是很好。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花木可以装点门面，几盆花草毫不起眼地随意搁在台阶上，来往的行人看也不曾看上一眼。

如果不是她的儿子这么一嚷嚷，那个美妇显然也不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

台阶下有一盆开着浅黄色小花的碧色草儿，居然无风自动，对着街道不停地左摇右摆，婀娜舞动。

“呀，真好玩——娘，我要我要！”显然是平日里被母亲宠坏了，那个孩子不依不饶地撒起娇来。

做母亲的美丽妇人笑了起来——她的眼睛里有与年龄不相称的苍茫的感觉，仿佛经历过很多事情。她一边应承着孩子，一边往那个小小的铺面上走了过去。

到了台阶下，她举步走上去。稍一抬头，脸色忽然苍白——
花镜。

略微破旧的小牌匾上，写着两个朱红的小篆。

华服严妆的妇人手忽然一颤，几乎抱不住自己的孩子。陡然间，仿佛见了鬼一样，她连连倒退几步，踢倒了阶下的花盆也不管，更不顾儿子的叫嚷，踉跄着转身。

“张夫人。”仿佛是花盆破碎的声音惊动了铺子里的人，门忽然无声无息地开了，一个清凌凌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

妇人的脸色陡然白得犹如透明，全身僵了一下，一动不动。

打开的门后面，是室内幽暗的光线，一个全身素白的美丽少女站在门后面的阴影里，看着抱着孩子的妇人背影，幽幽唤了一声：“张夫人……你踢碎了我的花盆。”

被唤作张夫人的美妇缓缓转头，似乎用尽了所有勇气才看了那个门后的少女一眼，脸色却再度苍白了一下，被灼烧般垂下了眼睛，喃喃道：“白姑娘……”

房间里摆放着数不尽的花草，有盆小如拳的、也有长得直冲房梁的。奇怪的是，每一株花草上，都系着一张小小的书笺。

虽然开了窗，室内的光线依然被植物阻挡而有些黯淡。一个爬满了曼陀

Blue Opium Poppies

蓝罂粟

—Blue Opium Poppies—



铃花的架子后，有一扇小门，似乎是通向后面的一个院子的。所有的一切，似乎都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

室内到处浮动着奇异的暗香，根本不知道是哪一盆花草散发出来，然而氤氲的香气如同十年前一样，依然让人闻了有做梦般的舒展。贝儿进了房间后，就乖且安静，只有张夫人的神色却是极度的紧张。

“请坐。”白衣少女将张夫人引入室内，拂开了案上散落的吊兰的叶子，微笑着招呼，“喝什么茶？我有刚晒好的碧玫瑰。”

“不用麻烦了，白姑娘。”鼓足勇气，张夫人再度看向那个白衣长发的美丽少女，忽然有冰冷的感觉从心底漫了上来——

一身白衣，身材单薄，漆黑如墨的长发，苍白清瘦的瓜子脸——深不见底的黑瞳下，左眼角边依然是那一粒朱红的美人痣，宛如颤巍巍的泪滴。

居然一点都没有变！十年了……离在泉州府遇见这个女孩已经十年了！而这个叫白螺的女孩，居然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迹象，依然是当初那十六七岁的少女模样。

张夫人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下意识地抱紧了怀中的孩子——仿佛方才在市集上逛得累了，贝儿居然不知何时已经在母亲怀中沉沉睡着了。

“张夫人看来过得很好啊。”茶已经沏好了，碧绿的花瓣在温水中慢慢舒展，美丽不可方物。白螺微微笑着，问候了一句。

“托姑娘的福。”张夫人低低说了一句，顿了顿，声音有些发颤，“妾身如今再醮，夫家姓崔。”

“啊，那么该称呼崔夫人了。”白螺绽放出了甜美的笑意，然而眼角那一粒坠泪痣却让她整个脸显得盈盈欲泣，“孩子也这么大了……长得真是可爱啊。”

她看看孩子，然后拿了一盆小小的花儿，笑，“嗯，这株舞草很适合这个孩子——算是我送给小公子的见面礼吧……”

那是一株不高的草儿，叶子有如剑兰，然而花朵却是黄色的，一闻人声，无风自动，种在一个青瓷小盆中，花枝上挂着一张小小的信笺。

“不！拿开，拿开——”陡然间，进屋以来一直情绪紧张的美妇忽然神经质地叫了起来，伸手用力推开白衣女子递过来的花盆，尖利地叫起来，“才不要……你放过我的儿子！我不要这个了！”

“崔夫人。”手被推开了，然而对着忽然歇斯底里发作的妇人，白螺却

是一副淡淡的神色，看着这个显然被幸福平静生活浸泡了十年的女子，眼睛里有怜悯而洞彻的光芒。

“好、好吧……你说，十年前那件事情，你现在想要怎样？你想要多少钱？”仿佛崩溃了一般，崔夫人紧紧抱着儿子盯着眼前这个奇异的少女，声音呜咽，颤抖着问，“求你不要告诉我相公……求求你！”

“崔夫人……”仿佛叹息着，白螺低头，拨弄舞草的叶子，看着它婀娜地舞蹈，她轻轻道，“你误会了——我并没有想用那件事情来威胁你。你已经付过钱了，那事情已经完结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……”身子依然因为激动不停地颤抖，然而崔夫人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个白衣少女，怔怔地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你以前那个相公是酒后失足坠楼而死的……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？”微笑着，白螺轻轻说了一句，看见美丽妇人的脸再度苍白起来，“你没有做什么——你只是做了妻子的本分而已；我也没有做什么——我只是卖给你一盆花而已。不是么？”

“是、是的。”终于能说出话来，崔夫人脸色苍白地喃喃道，“我没有做什么……没有。”

“对。你不需要那样紧张……你什么都没有做。”白螺微笑着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感觉到她蓦地震了一下，“何况，这十年你过得那样好。”

崔夫人终于低下头去，眼睛微微变幻着，然而已经渐渐平静下来，“白姑娘……你、你真的不会说出去吧？”

“夫人，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来买花的顾客，白螺有没有言而无信过？”有些不悦地，白衣少女淡淡道。

“多、多谢……”崔夫人舒了一口气，有些惭愧地低下头，然而眼睛里有温暖满足的笑意，“如今的相公对我很好，白姑娘。”

“嗯，是以前巷子里那个崔相公么？”白螺抿嘴微笑，然而虽然是在笑，笑容里却有奇异的悲哀的光芒——或许是因为那颗坠泪痣的原因吧？

“唉……雪儿你看，尽管我没有恶意，可她还是被吓得够呛呢。”

送走了那一对母子，白衣少女掩上门叹了口气，对着满是花木的空房喃喃自语。声音未落，“扑簌簌”一声响，一只白色的鹦鹉从一株灌木上飞了出来，落在她张开的手心上，唧唧呱呱地开口：“是啊是啊，白螺姑娘说得是！”

说得是！”

“所以，你看，没有人愿意回顾有罪恶感的日子——她可不愿见到我呢。”白螺再次叹了口气，“虽然我只是想问问她现在过得怎么样。”

“说得是！说得是！”白鸚鵡歪着头，重复。

“但是，她现在看起来不是很幸福么？她的孩子也很可爱啊……”有些感叹地，少女继续喃喃自语。

“说得是！”学舌的鸟儿，只是一味重复。

“喂喂，教了你那么多年，学句人话都不会！”白螺心头火起，骂。

“嫁人！嫁人——白螺什么时候嫁人？”饶舌的鸟儿陡然间果真换了话语，在房中“扑簌簌”地乱飞，清清脆脆地叫。气得白衣少女一跺脚，到处追着抓它。

走在街上，阳光很好，周围商贩行人熙熙攘攘。

崔夫人抱着儿子走在街上，手里还拿着一盆碧色的草儿。

“娘！舞草耶！”怀中的儿子刚刚醒过来，揉揉眼睛看见，惊喜地叫了起来，用手逗弄着那盆草，看着它袅娜地舞蹈，那一张挂着的信箋飘飘转转，崔夫人看见了上面蝇头小楷写的几个字：

富贵平安。

崔夫人一直很担心，不知道儿子在花镜中做了什么样的梦。然而看着他张开小手时候的欢跃，想来是做了一个长长的美梦吧？

前方就是家里办的绸缎庄，远远地看见相公和伙计们忙着摆放一批刚运到的湘绸。今天的生意看来又是很红火——

她看着，忽然眼前有些模糊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是逃也似的走出那间叫花镜的铺子，如今心里却有丝丝缕缕的感激和挂念——她不由回头，看着天水巷的方向。

昨日种种，已如昨日死。

十年前。泉州府。

又是一个艳阳天，秋后的日子总是清爽而高旷，花草们也要搬出来晒一晒。白螺看着屋檐下摆放着的大小花盆，擦着沁出的汗叹了口气。

叫卖凉粉绿豆汤的小贩挑着担子过来，三十出头的年纪，高高的个子，



面色白皙，衣服虽然破旧了，倒也浆洗得干干净净。

白螺虽然才搬过来不足一个月，但也认得是同一条巷子里的崔二——永宁巷是杂七杂八的人都有地方，什么小贩破落户暗门子都汇集在一块儿，来往的人也复杂。

“二叔，来一碗凉粉。”看这个人清清爽爽，白螺便用手巾扇着汗，笑吟吟地要了一碗。

“哟，白姑娘今儿可出来了。”崔二将担子搁下，大咧咧应了一句，“我们街坊都说，白姑娘的门可是整天不见能开一次啊！”

一边说着，他一边打开前头的挑子，拿个缺了口的碗准备舀出来。

“别，二叔等一下，我进去拿自个儿的碗来。”白螺忙忙地打断，折回房里去拿碗。

刚从成都千里迢迢地搬来，东西都没有整顿好，她费了半天力气才找到了碗柜，可恨的是一放半个月，那株护门草居然就趁机爬了上来，夹手夹脚地缠住了，弄得她好生麻烦才拿出一个青花瓷碗。

生怕外面的崔二等得不耐，她急急忙忙拿了碗就往外走。

“你这个臭婆娘！今天晚上，如果你敢不去，老子就干脆把你卖到窑子里去！”

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有个声音霹雳般地炸响，带着醉醺醺的酒气和凶巴巴的恶气。白螺秀丽的眉头皱了一下——住在这地方就是不好，整日里要听这些无赖地痞的叫骂。

“相公你打死我好了！打死我好了——这、这种事情，叫我怎么做得出来啊？”

那个男人的喝骂声里，隐约听见一个女子颤巍巍的声音。

“呸！臭娘们，少装正经了——皮肉痒了是不是？”一个响亮的耳光落在女子的脸上，白螺一步跨出门去，看见门外的路当中，一个魁梧的汉子正在殴打一个哭叫连天的女人。那个女子满脸泪痕，然而身量却很纤弱，毫无力量反抗。

崔二也不卖凉粉了，忙搁了挑子上去拉开那个汉子，“老哥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怎好意思这样打？”然而红了眼的汉子一把将他掙开，气愤愤地道：

“关你屁事！老子打自家老婆！就算当街打死了，也轮不到你来说话！”

一条街上的邻居全探出头来，开药铺的李秀才，针线铺的王四嫂，还有



菘
罂
粟

— Blue Opium Poppies —



卖烧饼的木头三……然而，大家却只是在一边看着，没有一个人上去劝解。

“告诉你！大爷我欠了他钱！你今晚是不去也得去！”完全不顾女子的苦求，满身酒气的大汉抓住少年妇人的手用力拖，“他娘的你装什么正经？说不定在家里偷汉子还偷不到，让你去和人睡一夜又怎么了？别忘了你是我花了银子买来的！”

“我不去！打死我也不去！”那个女子哭叫着拼命挣扎，然而没有力气，被一路拖了出去，塞进了巷口的一乘小轿里，依然是哭叫个不停。

“二叔，怎么回事啊？”站在廊下，白螺看了，淡淡地问，同时将手里的青花小碗递过去。人群也已经散了，崔二回过头来接碗，一边舀凉粉，一边却一连声地叹了口气，“是张大膀子家的——喏，就是街口上那座三层木楼里的人家！”

白螺顺着他的指点抬头看去，看见街口上那一幢砖木结构的楼房——在永宁巷一带都是平房的地方，显得分外出挑。只是仿佛好久没有好好修葺，粉墙剥落了大半，二三楼廊下和楼梯的栏杆也已经七零八落，看来有一种破败的气息。

“挺有钱的人家啊。干吗当街打老婆？”她随口问。

崔二一边将凉粉舀到碗里，一边滔滔不绝地开口了：“有钱？有什么钱啊——张大膀子好赌，他老爹留给他的钱早败光了。那幢屋也是空壳子，里面的东西都抵出去了……喏，就剩了这么一个老婆翠玉——还是童养媳来着。”

“哦，他的老婆倒是漂亮得很。”微笑着，白螺接了一句。

“不但相貌好，性子也好。有这么个漂亮贤德的老婆算是福气了……这么穷了也没见翠玉嫌弃他。啧啧，只是张大膀子不是人。不但翠玉日夜做针线赚的那点钱都输光了，灌了黄汤回来还把老婆往死里揍……啧啧，天天半夜翠玉的惨叫整条巷子都听得见。”

崔二满满舀了一碗凉粉，递给站在廊下的白螺姑娘，摇头叹息。

白螺解下荷包，拿出十文钱来给崔二，接过凉粉，道：“那么今个儿怎么还当街打起老婆来了？”

崔二的脸便是一黯，继续摇头，“唉……真是罪过。张大膀子好像前几天又输了，这次没什么好还债的，就说把老婆借给人家睡一晚。可是翠玉抵死不从，张大膀子气急了，就当街把她揍了个半死。啧啧……真是罪过、真是罪

过啊。”

卖凉粉的一连说了几个罪过，但是旁边药材铺的李秀才却笑了，探出头来，“崔老二，你别心疼，啊？大家都知道你想着那个翠玉儿呢……哪一次她挨打你不拼命劝张大膀子？”

他一语落，街坊听见的都轰然笑了起来，崔二脸红得出血，半晌才挣出一句话来：“咋的了？看一个妇道人家当街被人打成这样，我就不能说一句公道话？”

“哈，我说崔老二，你心痛呢，就想个办法多赚点钱，放账给张大膀子——说不定张大膀子还不出，就让翠玉儿陪你好好快活了。”这个穿长衫的穷酸秀才，脸上却有挖苦和淫猥的笑容。

“李秀才，你的圣贤书都读到屁股上去了？”崔二蓦然吼了一声，脸上气愤中显出狰狞的表情来，吓得李秀才顿住了口，他气愤愤地挑起担子走了。

“啧啧……你看这崔老二还装正经。”等走远了，药材铺里的李秀才才又探出头来，继续对周围邻居们搬弄是非，邪笑，“我看啊，他和翠玉八成有好情！”

卖针线的王四嫂嘿嘿了几声，“有也难怪——你看崔二都已经三十有三了，还娶不起媳妇儿，哪能不动女人的主意。这两个人碰一起，还不天雷勾动地火？”

周围哄然称是，于是仿佛找到了新的话题，说得越发起劲和下作。

廊下，白螺正喝着那一碗凉粉，默默听着周围人的搬弄是非，陡然间觉得一阵恶心，再也喝不下一口去，便将碗一倾，倒在了廊下的石阶上。

花轿显然是去得远了，连那年轻妇人哭天喊地的叫声也听不见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白螺刚刚起身，搬了盆福寿草在到屋檐下，却听得一阵脚步声。

此时天尚未透亮，永宁巷里的店铺都没有开，也没有人来往。白螺不由有些惊讶地直起身子来，看着街口，忽然微微一怔。

原来是昨天那个被拉上轿子的年轻妇人。

头发散乱着，脸上还留着瘀青，那个叫翠玉的女子神思恍惚地从街口往这边走来，脚步虚浮踉跄，在寂静的街中显得分外刺耳。

她显然是受了很大的刺激，失了神志，连敞开的衣襟都没有掩上，露出



Blue Opium Poppies

蓝罂粟